

◆ 漓江出版社

俄罗斯的教堂 与街头随处可见的人物雕像一样多 雕像多是这个民族历史中各阶层的伟大人物 大理石 青铜 石膏雕刻着的无一不是人物肉身的姿态 其面容笑貌 在各种材质中如花朵一样
这躯壳里的灵魂去了哪里 只有上帝知道了 莫斯科的东南方向 有一座被森林和草原环绕的小城——弗拉基米尔 城边有一座教堂 里面有俄罗斯大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的作品 教堂里参
多 我仰着脖子 看安德烈·鲁勃廖夫留在拱顶的画作 同样是画基督 他的用色是单纯的 赭黄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仿佛又老又旧的夕照在弥漫 人物的形态如
壁画中的翘楚 就在我收回目光 满怀感慨低下头来的一瞬 我被另一幅画面所打动了 有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妇人 正在安静地打扫着凝结在祭坛下面的烛油 她起码有60岁 她扫烛油时腰身
的时候腰仍然是佝偻的 足见她承受了岁月的沧桑和重负 她身穿灰蓝色的长袍 戴蓝色的暗花头巾 一手握着把小铁铲 一手提着笤帚 脚畔放着盛烛油的撮子 一丝不苟地打扫着烛油 她
成的教徒 面色白皙 眼窝深陷 脸颊有两道深深的半月形皱纹 微微抿着嘴 表情沉静 教堂里偶尔有游客经过 她绝不张望一眼 而是耐心细致地铲着烛油 待它们融化 扫净后 用笤

冰
心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

中国散文学会 王宗仁 红孩 主编

迟子建《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张胜友《父亲》 谢望新《与数字“3”链接的命运》 陈启文《俄国的尘埃》 王剑冰《水墨周庄》 张于《巫山一片云》 吴克敬《砖做的墓碑》 冯捷《美
尔》 乔忠延《弯弯的桃树》 张国领《老哨所》 伍松乔《家常的诸葛亮》 梁宾宾《以“爱”取胜的墨西哥老片》 张继合《断绝的炊烟》 赵国春《感动每天包围着我》 傅德岷《淡泊如
木生《去见阿炳》 杨永康《找不见的人》 崔东汇《黄河影子里的生灵》 李秋保《秋月飞霞》 席星荃《庄稼歌谣》 程然《与可说别离》 周亚《秋之说》 李新烽《人间伤别情悠长
《河之乐 山之西》 刘志成《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 李宗奇《母亲》 张华北《洼里黄牛》 王克楠《太阳照在赵王城头》 兰溪《涅瓦河情思》 顾伯冲《1292年，渤海湾那场飓风》 格
五十厘米高的凳子上》 杜埃常《青冢脚下祭昭君》 习习《丁亥年初冬：北京册页》 苗莉《无雪的寒冬》 王飞《和一把老算盘聊天》 赵宏兴《与陈忠实同行》 周子牛《被砸掉门牙的

冰心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

中国散文学会 王宗仁 红孩 主编



漓江出版社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 / 中国散文学会 王宗仁 红孩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07-4708-4

I. ①第… II. ①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0227号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

中国散文学会 王宗仁 红孩 主编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708-4
定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读者为什么要看散文（代序）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周 明

大凡识字的人，一定会阅读很多的读物。在众多的读物中，文学作品肯定不同于文件、信件、报纸、公告、讲话稿一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往往很直观，也很直白，看看就会明白。而文学作品则不同，你看过了，不等于你就看明白了，譬如《红楼梦》。不然就不会产生“红学”，引得那么多的人为它痴狂，为它研究，为它争论。

在当下的文学刊物中，小说自然是重镇。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散文热的兴起，散文的作者量和读者量空前猛增。以《读者》杂志为例，其发行量比所有的文学刊物的发行量总和还要大。我们必须注意到，《读者》杂志所刊登的作品基本上是散文。这是不是可以说，散文真正地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历史舞台呢？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分析，读者为什么要看散文。我以为，看小说就是看故事，看热闹。而看散文则是体味情感，接受情感。青年散文理论家红孩曾说，散文和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向内），而小说则是我说的世界（向外）。就是说，我们在拥有一个现实的客观世界的同时，还有一个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想象的世界，即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本身的那个世界，这样，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同时拥有两个世界，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过去，也有人说过，作家再能想象，也没有生活本身更丰富。这话当然不错，但这里有一个思维上的认识问题。我们说作家能创造第二世界，好像那第二世界就一定要高于第一世界，这显然也是一个误区。不论是哪个作家，知识积累再厚重，生活阅历再丰富，其终究还是个体。想想看，一个个体无论如何是不能与整个大千世界相比拟的。所谓的高于生活，并非是指高于所有的生活，而是指高于作家自己看到的和感知的生活。一个作家写一些，另一些作家也写一些，累积在一起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整体升

华与丰富。我们为什么反对雷同化作品？其意义就在于雷同化缺乏创造。离开了创造，艺术本身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文学的可贵在于发现，散文的可贵也在于发现。这个发现是通过作家眼里的这一个去感应世界的那一片。这一个可以是“《背影》里的父亲”“《小橘灯》里的小女孩”那样的典型人物，也可以是唤起人类共鸣的某种思想与情感。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白杨礼赞》。谁创造的越多，谁对世界的贡献越大。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创造出典型人物的作家能称为大师。四大名著的作者可以称为大师，鲁迅、老舍可以称为大师，因为他们创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

读者喜欢看散文，表面看的是故事，是情感，其实也是在寻找大师。读大师的作品，不仅能看到文学中的自己，还能提升生活中的自己。再有，就是审美的需要。美可以体现在语言、技巧上，也可以体现在思想的升华与人物的塑造上。对于当下的中国，不论当作家还是做读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散文学会根据我会名誉会长冰心先生生前遗愿，自2000年设立了冰心散文奖，迄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很多中青年作家得到这个奖后备受鼓舞，更加勤奋地投入到散文创作当中。一些老作家在获奖后，竟然激动地说：此生得过冰心散文奖，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我们知道，这些话语不仅是出于各位作家对散文的喜爱，更是出于对冰心先生的无限崇敬与热爱。冰心先生曾经多次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想，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很崇高的，如果不崇高，我们就不会如此的热爱。

承蒙学会的王宗仁、红孩同志的辛勤工作，在各位获奖作家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漓江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这本《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问世了，我谨代表学会的林非、石英等诸位同人对本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编排上并非完全按照获奖名单顺序，同时有个别的作者作品也并非获奖作品，而是选择了能代表作家某一阶段水平的作品，这样会使本书的水准大致整齐。当然，这只是编选者的主观考虑，不知作者、读者能否满意。我们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更欢迎有更多的人关注这本书，关注冰心散文奖，关注中国的散文事业！

2009年8月18日 北京

闹市中的大海（获奖感言）

□迟子建

我没有见过冰心先生，但我与她，有一次难忘的“梦中缘”。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那正是一个爱做梦的年龄。那个阶段的日记中，很多是关于梦境的记述。在梦中，最多见到的是风景，树呀花呀云呀河呀月亮呀山鹰呀等等，其次才是人。人中，已故的人居多，祖父呀父亲呀早夭的同学呀等等。有一天，我竟然梦见了冰心先生，直到如今，我还能清晰地忆起那个梦。

那是夏天的一个日子，天色昏暗，我独自走在北京曲里拐弯的胡同里。因为没有太阳，加之胡同杂乱、幽深，给人湿冷、阴森的感觉，走得很败兴。正在此时，我忽然看见一座青灰的四合院，它的院门敞开着，于是跨过门槛，走进院子。院子里恍惚有树，有花，有水池。进得屋子，里面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都没有。我正想着掉头而去的时候，却见临窗的藤椅里，坐着一个人。她头发花白，目光温和，面容素净，穿一件灰色对襟中式便服，微笑着看我。我在心里惊叫道：这不是冰心先生吗？！她见了我，并没有说什么话，而是引我到窗前，轻轻撩起窗纱。我朝窗外一望，大吃一惊，哪里还有我走过的那些令人压抑的景致，一片蔚蓝的海竟然出现在眼前！我问冰心先生，北京不是没有海吗？为什么你的窗外是大海？！我就在这样热切的询问中醒来了。

这个梦，好生奇怪，我把它说给同学于劲听。她帮我解梦，说是冰心先生在海边出生，依恋大海，所以我才会在她的窗外看见大海。于劲说，不管怎么的，梦中见到长寿的冰心和大海，都是吉兆。她的话令我安慰和喜悦。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在现代文学作家中，特别是女作家中，我所钟爱的不仅是冰心先生一人，有时我甚至更偏爱张爱玲、萧

红，甚至是丁玲。但冰心先生的文字风格，那种婉约中的俏皮，沧桑中的温暖，尤其令我喜欢。她见诸报端的那一张张照片，端庄秀丽，宠辱不惊，一派大家风范。我相信，只有胸如大海的人，才会有那样恬淡安详的笑容。

现在回味二十年前的这个梦，别有深意。在一个喧嚣的环境中，只要你能保持独立的姿态，那么，即使身居闹市，也不会为浮尘所迷。只要你心灵广阔，大海就会在眼前。

2008年10月10日

在“冰心散文奖”颁奖会上的获奖感言

□谢望新

我是一个缺少足够写作能力与才气让自己可能获得文学大奖的人。作为衡量文学的一种价值标准，对于所有公正与权威的评奖，我依然怀抱敬畏之心。

写作三十年，第一个十年从事文学评论写作，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学会颁发的“当代文学表彰奖”，这也是我最早获得的一个象征全国性意义的文学奖项，至今，我仍然保留着这本因岁月推移而慢慢变得发黄的纸质证书；第二个十年，主要从事电视传媒工作，我的一篇电视论文，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学术论文一等奖；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今日，我非常感恩地站在了“冰心散文奖”高高的获奖台子上。

我真诚地看重这个奖项。此前，一个个散文奖尘埃落定。唯独对“冰心散文奖”，似乎感觉与它之间有某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和约定。在别人也包括自己不经意的時候，冰心先生却悄然来到你的身旁。《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这部散文集，于我，是人生经历磨难后对亲情、爱情、友情和人类良知的永恒回忆与铭记。

尽管现在还有显然是蛮横的一种所谓说法：巴金与冰心是现代作家中“文笔很差”的两个，这里，我坚定而虔诚地要说：我为自己能与冰心这样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深感荣幸。巴金与冰心都是天才型的作家。他们拥有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的巨大人格魅力，有着辽阔海洋一样涌动的才情。他们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年代，也一定会烛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与前行者。最近，烟台冰心纪念馆的建立，是对冰心大爱灵魂以及所有热爱与尊敬她的人的一个告慰。

我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手机短信日记体长篇爱情小说《中国式燃烧》，说来可笑，这也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如果将来有一天在四川省设立的巴金

文学奖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奖项，我同样以一颗战战兢兢的心期盼着与之牵手。

天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无聊的炒作与廉价的颠覆可能成就的。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他人劳动创造的成果，才能获得自身心灵的救赎与安详。天才源于超凡的智慧，也来自诚信与谦卑。

评奖不是唯一。获奖也非永垂不朽。作家肯定不是为获奖而写作，更不可能为获奖而活着。但对一个作家而言，获奖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情。请允许我代表获奖者说一声：感谢“冰心散文奖”的所有评委们。

2008年10月10日

目 录

读者为什么要看散文（代序）	周 明（1）
闹市中的大海（获奖感言）	迟子建（1）
在“冰心散文奖”颁奖会上的获奖感言	谢望新（3）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迟子建（1）
父 亲	张胜友（3）
与数字“3”链接的命运	谢望新（7）
佛国的尘埃	陈启文（12）
水墨周庄	王剑冰（16）
巫山一片云	张 于（25）
砖做的墓碑	吴克敬（29）
美丽的帕米尔	冯 捷（35）
弯弯的桃树	乔忠延（41）
老哨所	张国领（46）
家常的诸葛亮	伍松乔（52）
以“爱”取胜的墨西哥老片	梁宾宾（55）
断绝的炊烟	张继合（62）
感动每天包围着我	赵国春（65）
淡泊如诗	傅德岷（69）

去见阿炳·····	李木生 (72)
找不见的人·····	杨永康 (76)
黄河影子里的生灵·····	崔东汇 (82)
秋月飞霞·····	李秋保 (90)
庄稼歌谣·····	席星荃 (95)
与可可说别离·····	程 然 (101)
秋之说·····	周 亚 (105)
人间伤别情悠长·····	李新烽 (109)
河之东 山之西·····	沈 琨 (113)
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	刘志成 (122)
母 亲·····	李宗奇 (128)
洼里黄牛·····	张华北 (134)
太阳照在赵王城头·····	王克楠 (139)
涅瓦河情思·····	兰 溪 (144)
1292年,渤海湾那场飓风·····	顾伯冲 (149)
站在五十厘米高的凳子上·····	格 致 (153)
青冢脚下祭昭君·····	杜焕常 (159)
丁亥年初冬:北京册页·····	习 习 (163)
无雪的寒冬·····	苗 莉 (171)
和一把老算盘聊天·····	王 飞 (175)
与陈忠实同行·····	赵宏兴 (179)
被磕掉门牙的少女·····	周子牛 (183)
时间的刻度·····	姚雪雪 (189)
鱼的个性·····	韩 露 (192)
七表妹·····	吴光辉 (196)
父亲的“诗集”·····	王十月 (200)
麦儿黄,是端阳·····	秦锦屏 (203)
水 边·····	季晓涓 (206)
过巴颜喀拉山·····	唐 涓 (210)

一夜古榕	鹿俭克 (213)
我看幽默	杨海蒂 (216)
飘逝的蓝色文明	兰宁远 (219)
昆虫三题	余 雷 (227)
关于父亲母亲的几件小事	毕星星 (233)
父亲之光	张国成 (240)
岩泉寺夜色	彭鸽子 (244)
翠竹红袍	文 畅 (247)
瞎子阿婆	傅剑仁 (251)
天路笛声	李志亮 (256)
国殇回声	张昆华 (259)
父亲的口琴	杨献平 (263)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迟子建

迟子建 女，1964 年生于黑龙江漠河。1984 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其中短篇小说作品曾获三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俄罗斯的教堂，与街头随处可见的人物雕像一样多。雕像多是这个民族历史中各个阶层的伟大人物，大理石、青铜、石膏雕刻着的无一不是人物肉身的姿态，其音容笑貌，在各色材质中如花朵一样绽放。至于这躯壳里的灵魂去了哪里，只有上帝知道了。

莫斯科的东南方向，有一座被森林和草原环绕的小城——弗拉基米尔，城边有一座教堂，里面有俄罗斯大画师安德烈·鲁勃廖夫的壁画作品。教堂里参观的人并不多，我仰着脖子，看安德烈·鲁勃廖夫留在拱顶的画作。同样是画基督，他的用色是单纯的，赭黄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仿佛又老又旧的夕照在弥漫。人物的形态如刀削般直立，其庄严感一览无余，是宗教类壁画中的翘楚。

就在我收回目光，满怀感慨低下头来的一瞬，我被另一幅画面所打动了：有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妇人，正在安静地打扫着凝结在祭坛下面的烛油！

她起码有六十岁了，她扫烛油时腰是佝偻的，直身的时候腰仍然是佝偻的，足见她承受了岁月的沧桑和重负。她身穿灰蓝色的长袍，戴蓝色的暗花头巾，一手握着把小铁铲，一手提着笤帚，脚畔放着盛烛油的撮子，一丝不苟地打扫着烛油。她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面色白皙，眼窝深陷，脸颊有两道深深的半月形皱纹，微微抿着嘴，表情沉静。教堂里偶尔有游客经过，她绝不张望一眼，而是耐心细致地铲着烛油，待它们聚集到一定

程度后，用笤帚扫到铁铲里，倒在撮子中。她做这活儿的时候是那么虔诚，手中的工具没有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她大概是怕惊扰了上帝吧。

我悄悄地站在老妇人的侧面，看着祭坛，看着祭坛下的她。以她的年龄，还在教堂里做着清扫的事务，其家境大约是贫寒的。上帝只有一个，朝拜者却有无数，所以祭坛上蜡炬无数。它们播撒光明的时候，也在流泪。从祭坛上蜂飞蝶舞般飞溅下来的烛泪，最终凝结在一起，汇成一片，牛乳般润泽，琥珀般透明，宛如天使折断了的翅膀。老妇人打扫着的，既是人类祈祷的心声，也是上帝安抚尘世中受苦人的甘露。

这样一个扫烛油的老妇人，使弗拉基米尔之行变得有了意义。她的形象不被世人知晓，也永远不会像莫斯科街头伫立的那些名人雕像一样，被人纪念着、拜谒着。但她的形象却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镌刻在心中的雕像，该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吧！

我非常喜欢但丁在《神曲》的《天堂篇》中的几句诗，它们像星星一样闪耀在结尾《最后的幻象》中：

无比宽宏的天恩啊，由于你
我才胆敢长久仰望那永恒的光明，
直到我的眼力在那上面耗尽！

那个扫烛油的老妇人，也许看到了这永恒的光明，所以她的劳作是安然的。而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永恒的光明：

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

父 亲

□张胜友

张胜友 男，1948年生，汉族，福建永定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8年回乡，1977年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主任记者、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作家出版社常务副社长、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员会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散文及报告文学集《闽西石榴红》、《人口：魔方世界》、《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中国潮》、《世界大串连》、《邓朴方和他的伙伴们》、《月食啊，月食》、《生命交响曲》、《东方大爆炸》、《破冰之旅》、《成吉思汗》等12部，撰写电影、电视政论片《十年潮》、《历史的抉择》、《石狮之谜》、《让浦东告诉世界》等30余部（集）。《闽西石榴红》、《武夷山水情》、《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潮涌浦东》等作品选入大、中学语文教科书。《在人的另一片世界》获全国1985年—1986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世界大串连》获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及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力挽狂澜》获1991年全国抗洪救灾优秀作品特等奖，《沙漠风暴》获中国首届报告文学505杯奖等。

丙戌岁元宵节，父亲安详地走了，在他老人家85岁高龄时节。

印象中，父亲是那么的年轻、潇洒且风流倜傥。其时，全家人随父亲住在永定县湖雷三中。每年新春闹完元宵花灯后，欢喜雀跃的我们兄弟俩便随父母从老家高陂镇北山村步行前去坎市镇码头。途经高陂桥时，父亲

便会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关于高陂桥的传说及名播四海的楹联：“一道飞虹人行青云路上，半轮明月家藏丹桂宫中。”在坎市镇码头搭乘上篷篷船，小船一路绕着青山绿水摇呀摇，漂漂浮浮地要摇上多半日才能抵达湖雷镇。

在湖雷三中的日子是充溢着欢乐的。父亲稍得闲暇便教我背诵唐诗宋词，我贪玩儿却常约一伙小朋友偷偷溜到十二墩桥下抓鱼摸虾。周日，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去赴湖雷圩，一路走去，每遇三中男女学生，他们便远远驻足敬礼并问候父亲：“张老师好！”我小小心田顿时满溢自豪感。

往后，父亲先调至峰市七中又转调抚市八中。正逢饥饿年月，我随父亲步行40里从高陂去抚市念初中，母亲为父子每人各备好两个糠饼供路上充饥，父亲领着面黄肌瘦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的我，每每总是把四个糠饼都让我独个吃了，说：“我不饿，不饿……”说完便蹲到水渠边大口大口地捧起山泉水来喝……

父亲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英文也颇有造诣，他毕生执教语文课，且在当地学界小有名气。更让父亲自鸣得意的是，据说曾偶然猜中过中考或高考作文试题（也许是瞎猫撞上死老鼠罢）。父亲执教几十年，手腕上永远戴着一块二针半的手表（两根计时计分长针和一根计秒短针），走走停停，停时父亲会抬起手腕摇一摇，同事们嘲笑他：“超格老师，您戴的是摇表呀？”父亲当即反击：“我是老教师了，上课从不用看表，讲完教案最后一句话刚好下课钟声敲响呢！”直至我大学毕业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父亲才戴上了儿子孝敬他老人家的一块售价120元的上海牌新表。

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人民已掀起如火如荼的学毛著热潮。学生们作文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以壮声势。父亲批改作文时，凡遇语录无论引用妥当否或错字、别字，一概不予朱笔改动……也算父亲有先见之明，“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造反派几乎拿放大镜审查父亲批阅过的一大摞作文却毫无斩获，父亲终于逃脱“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一劫。

人算不如天算。父亲最终还是被揪出来批倒批臭，并挂上“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发配学校农场劳动改造。这期间，父亲同我进行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异常严肃的谈话，令我终身难以忘怀。父亲说：“我目前处境，饭碗随时不保，你上大学也无望。身为长子，你该挑

起全家生计的重担了，写作也换不了饭吃，去学门手艺吧！”父亲的话既悲壮又不无道理。我忍痛放弃业余文学写作，去拜师学了裁缝。裁缝匠刚学出师，无意间连续读到文友林凌发表在刚复刊的《福建日报》《武夷山下》副刊的两个短篇小说，大受刺激，毅然回归大田劳作，夜里挑灯苦读苦写。这时，父亲第二次找我谈话，并说了重话：“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是当作家的料么？况且，我们的家是什么家庭出身……”这次我抗命了，依然故我。母亲也不断唠叨：“你在家，一个月两斤煤油也不够你烧哟。”恰在此时，下放作家张惟老师风尘仆仆坐着运石灰的小货车专程从县城来到北山村，找到村支书，并很快在他主编的《工农兵文艺》上编发了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禾花》，此后，更是手把手给予鼎力扶持；《福建日报》也刊载了我的小诗《送粮路上》。从此，父亲不再言语了。

1977年，十年“开科取士”，我欣欣然参加了高考，这是决定命运的转机，父亲自然十分关注我高考顺利否，悄悄问了问，马上又神色紧张地说：“你是考生，我是阅卷老师，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避嫌！”事后，我突然醒悟：我报考的是文科，而父亲评阅的是理科试卷，风马牛不相及啊！不禁哑然苦笑……

我大学毕业不久，《福州晚报》副刊发起“作家的童年”征文，我写了一篇千字随笔《记忆》，以凄婉的笔触记述了饥馑年月弟弟饿毙的情景……父亲读后，老泪纵横，专门来信嘱我：“历史已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今后再不要写此类文字了。”

父亲渐渐老迈了。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我长年累月在京城打拼，不能侍奉父母于左右，深知不孝罪孽之深重。每年春节回老家探视，都要带上大包小包各式各样的滋补品、保健品之类，但父亲总是珍藏于柜中舍不得吃喝。见到父亲刮胡须时双手颤抖得厉害，我特地从北京带回精美的进口电动剃须刀。母亲悄悄告诉我：“你一走，他又藏起来啦……”

父亲，努力追踪与适应着他所处的风云际会的时代，并小心翼翼地演绎着平淡无奇些许悲凉颇值玩味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之旅。

波音747飞机在云雾中轰隆隆穿行……父亲还是于我到家前先期走了……悲怆之余，我只能在父亲的灵堂前敬献上儿子的一副挽联：教书清贫为乐，做人宽厚乃风——先生风范。